

義烈小說

臂劍娥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小義烈說

費娥劍提要

蔣景緘著

此爲清咸豐間事。一紀姓家大婦淫蕩小
星賢淑積不相容。夫因攜妾出外適遭洪
楊之亂。以致離散。妾始遇暴徒。繼墮賊窟。
歷受脅迫。卒全其節。時大婦亦爲翼王石
達開擄獲。甘充下陳。爲妾偵知。餉以白刃。
爲夫雪恥。又力擊翼王。不中而死。蔣君所
撰無一弱筆。其描摩義烈處。尙虎虎有生
氣。

小義烈 費娥劍

蔣景緘著

第一章 悲鳳

芳春三月。群鶯亂飛。燦爛陌上花。一抹嫣紅。開作可憐顏色。彌望村墟。斷井頽垣。點綴于澹沱風光之際。其有茅龍盤蔚。則爲遠人歸里。牽蘿負土之新建築。綠楊城郭。光景依稀。上冢清明。野哭之聲相答。蓋紅巾之難初歎。嗷嗷哀鴻。歸其安宅時也。

此地爲揚州之某鄉。烽燹曾經。居人猶含餘懼。驚魂初定。穡事未遑。田疇歷歷。半卽蕪穢矣。鄉之北松柏青葱。散作滿天風雨。紀氏之嬪宮在焉。守冢之家空舍無人。老屋數間。欹側于蔓艸荒烟與林左之墳。相對墳爲新起土花黃潤宿艸。未荒一統豐碑。唯書姓氏。而此中深葬幾許傷心歷史。固未紀載。行人亦莫。

得而讀之。

此時有一少年。彳亍道上。行步似不勝其履。頻出袖中素巾。以搘其目。目眶深陷。而雙額則隆起。益形其頤之削。神傷之態。昭然呈露。乃趨以詣此冢之前。少年身後。一小奚奴。左祭品。而右衣囊。健跳殊甚。顧以少年行蹇。不敢越主人先。少年見距冢近。顧之曰。高福。汝其速行。余將祭爾主母。奚曰。此冢中所葬。乃

主母耶。

少年曰。咄。一鈍奴。一此真足以主母汝者。若彼婦……言至此。面作顏色。兩手緊握其爪。久之始續曰。彼婦倚門倡耳。尙何主母之足云。奚不敢復辯。急行至冢羅列。縚截少年。趨拜未畢。歎聲一慟。淚泉如瀉。且呼冢中人之字。曰鳳卿卿。勇乃不下。費宮人。何意粉閣姣娃。而錚錚如是。嗚呼碧海長清。貞魂不泯。卿亦知後死之夫婿悲慘。乃勝于死耶。言已。復哭。哭已。更作絮絮語。若相晤言。既而驕陽射面。映其眼。皆淚珠有如晶顆。睛球接觸。少年始恍然有悟。悟此身之尙。

在冢外未嘗與此中芳魂共瘞。拭涕而起。怊悵四顧。小奚旁立如癡。覩主人起。乃進楮帛。椒糈一醤。靈風翛然。紙錢作蝶。飛矣。

少年奠既。命小奚更以衣囊進。容色忽變。慘厲深陷之目。睽睽作光。如毒蛇將噬人狀。已乃取衣出。視衣爲裙一衫。一及鷹髻弓鞋諸物。少年覩之。若遇大敵。掣懷中小刃截之。作寸寸碎。燃火悉令一炬。申申曰。他人遺物。陳之足爲紀念。惟汝姣好之魄。吾恨不手自碎碟。乃至艾蘭同盡。嗚呼。形管之芬金樓之穢雜糅吾門。令吾悲憤交集矣。

言已。又觸哀情。復扣冢呼曰。鳳卿。一卿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卿謂我此等處分勝於岳墓鑄鐵否耶。雖然。遺垢在此。余猶惡其汚。卿乾淨土。余爲卿驅除可也。於是從小奚奴手中取衣囊。扇其餘燼。至飛揚淨盡乃已。童微語曰。日已將午。公子宜入城進餐。且少節哀感。小人爲公子覓一人力車。乘之如何。少年怒曰。吾足。豈不良於行者。而煩汝以病夫相視。小奚噤不敢語。少年遂別此冢。行行

數武輒一回顧爲狀至惻惻

少年者紀氏小主翁字曰清華郡之諸生也先是室有妻妾各一自逢喪亂皆淪賊中清華初亦避亂出走及寇去歸故里聞賊中耗知妻妾死狀遂痛哭爲妾招魂躋之敵體葬衣冠於郭外值此斷腸時節乃隕涕荒郊也

清華之妾爲甄姓鳳娘其小字也鳳娘少失怙恃育於姨氏及笄有艷名梨頰微渦修蛾入鬢風姿固濯濯也姨氏嫠而冒於貨欲倚之爲錢樹子教以度曲及絃管鳳一習輒精雖老於歌場者弗能過姨旣大悅卽欲使之倚門賣笑鳳知不能免從容請於姨曰兒受姨氏豢養兒身姨氏之身也姨所使令烏能不如命雖然姨欲兒以色身事人兒竊願與姨約姨必諾兒所請然後聽姨否卽置兒死地兒亦必不曲徇也姨重違其意令亟自陳鳳乃曰姨覩兒爲此所欲得者財耳兒自揣當不令姨失望顧交際縱能泛濫而裳衣之奉則必不能及二人人每謂風塵中無真操以所執之業適成反比例也兒今乃欲以身試

險就此目的俾當世知青樓未必無人物姨謂尙不難允許否。鳳之姨涉世既久謂此等思想爲小女兒之恒態弗爲異乃哂曰我謂何等事而費汝再四推敲今所謂願者止此耶汝能爲余謀生活余且厚感汝此事余必從弗奪汝希望也鳳娘於是無言而亭亭青蓮花遂托根於泥滓此後之果能出汚弗染與否正視鳳之自待何如矣。

艷幟旣張慕羶者橐至門前車馬殆無虛日鳳故解權變遇事能不露圭角紈偷市儈靡不爲之傾倒而荆山之璞則深孕石中者如故姨氏喜其所入豐不少加以聲色故鳳娘雖墮泥滓俯仰良極寬閒

第二章 摺獅

愛情者煩惱之母也人生具此膠質卽能吸引煩惱而至牽連比附棼如亂絲雖有智慧莫能自脫蓋根荄固矣鳳娘自蒞香國清華卽耳其名一日乘間造訪鳳適曉妝握髮出迓綠雲一握香泌鼻觀清華笑謂之曰外間多稱卿放佚

不羈向未深信。今觀芳度。太原公子。不衫不履。氣象始識。人言不妄也。鳳亦報以微笑。曰君倘虬鬚客。妾非小秦王。未免儻不於倫矣。言已。邀客入妝閣。縱談極懽。清華至是始獲驚鴻平視。上下周矚不已。已而曰。卿明眸善睐。笑靧承額。百媚橫生。而豪氣以時流露。猶復吐辭漱芳。清談霏玉。求之閨閣且不易得。况……言至此。鳳娘忽低蹙修蛾。盈盈欲涕。清華急易詞以慰。曰。以卿麗質。當不久在風塵。不佞失詞。幸母自苦。鳳收涕答。曰。謝君青盼。薄命人何以當此。妾唯恨不得風流文采。如君者而事之耳。苟有其人。去此火坑。不俟終日矣。清華素知鳳娘外和內介。每不喜浪事稱許。今一見如故。傾心於己。感不自勝。已復歎曰。卿天人當得佳士。莊鴻案惜余福淺。先有荆室。妻卿不能媵。卿懼。穀徒存虛願耳。鳳聞言。紅潮上頰。顫聲曰。得壻如君。媵亦良佳。若嫁得。齷齪。僉銅臭。滿身不識。詩書爲何物。以彼易此。豈非人間天上耶。

清華悵然有觸。乃吟成句曰。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吟畢。以面嚮

慙歎歎不已。回顧鳳娘清淚亦浪浪下。半幅之素巾濕矣。

是日清華勾留永晝。旣夕徘徊不去。覬聞留髡之語。鳳娘已覺其意。捋臂上之守宮砂示之曰。君盍審視此猩紅一點。實爲妾之証人。妾至今日猶爲處子身。未受飄風暴雨。君若能以妾爲朝雲者。則請俟諸抱衾之日。否則已耳。清華把臂留連。心竊驚異。而欲爲脫籍之心。愈熱。遂亦不強珍重而歸。歸則簾幙燈初月鈎。照影好光景。歷歷可念。

清華之婦銀娥爲郡中胡氏女。幼亦失母。未嫋圍教。早賦於歸。清華以其少也。恒弗責以家事。顧銀娥性極驕動。輒以世族自矜。謂清華門閥不能與之埒。實則紀氏亦多聞人可稱道者。銀娥之所見妄也。

銀之性質旣縱恣。清華復以相愛。故曲事優容。馴至雌風。既甚。清華不能制。浸假而惡色。浸假而惡聲。浸假而操杖逐視。良人若無物。清華不喜狎邪遊。其訪鳳娘也。實爲萍踪之偶合。故妒海之潮。前此曾未汎溢。

是日清華未歸。而銀娥疑甚。僨騎已四出。旣入門。詰以何往。則託程友招飲。醉不能歸。故晏。程字明甫。少與清華同筆硯。過從綦密。素爲銀所悉。自是清華託以自飾。不虞紀綱已踪跡及之。銀審其僞。立致詬誣。是夜竟不獲安枕。至是禁弗令出。清華絕迹於甄氏者。蓋將旬日。

鳳娘自覩清華。惆悵如有所失。臨妝悄語。對影長愁。大有一日三秋况味。雖門前車馬紛然。若織。而鳳娘悉以淡漠遇之。不復如曩時之活潑矣。

無何清華有父執過揚。其人官某藩。致仕將歸。白下郡紳宴之平山堂。招鳳娘侑酒。屢呼始至。至則掩抑而前。如花枝之顫動。而梨花之醫。猶有淚痕。薄暈蓋幽。泣未已。方姍姍來遲也。某藩目注湏臾。詢主人曰。此卽揚州名校書甄鳳娘乎。主人亟應曰。然。某藩曰。名下固無虛然。娟娟此豸。何愁態欲絕也。此時鳳娘已至某藩前。某藩握手慰勞。意良殷渥。已而撲鬚笑問曰。汝具此清才。亦曾物色風塵。得一可從之佳士否。鳳娘方以探得清華之大婦。惡自怨。旣欣良覩。復

遇獅聲墮溷。頻年終成薄命。於是掩泣已而應某藩之召。不意復受此詰問。愈觸悲懷。俯首拈其衣帶。不知所對。

是時有妓名楚雲者。稔知其事。備言縷晰。某藩動容久之。以指蘸書清華名氏於案示之曰。汝所言是否此人。時鳳娘亦迴眸竊視。不知某藩用意之所在。第聞有答者曰。良是。良是。卽又聞某藩詫曰。是爲吾故人子。且聞其娶已多年而無後。援例亦得置蓬室。何物妒婦。乃欲絕紀氏血統耶。時某藩之僕方侍側。即顧之曰。汝速以吾名刺往延紀公子。公子弗出。汝勿回也。僕諾而去。某藩謂鳳娘曰。余今爲汝奪得快婿。其何以謝我。鳳聞言眉稜忽軒。發爲抗爽之音。曰。公德及墮溷之花。不啻出薄命妾於水火。願買絲繡作公像。日奉香花。祝公壽考耳。某公諧語曰。汝度曲大忙。亦解刺繡耶。楚雲復爲之代答曰。鳳姊針刺久著。名前爲都轉太夫人繡紫竹觀音。太夫人報以明珠一匣。猶謂其犒甚薄。公當知其價值矣。某藩笑頷其言。復顧鳳曰。汝才德俱佳。惜目光過露。懼不能永年。

耳。雖然。汝固節義中人。諸君爲余識之。余自信。老眼無花也。

第三章 隕珠

清華自爲銀娥所拘繡閣綺窗實爲此罷恭大夫之獄舍雖有過從之朋輩銀悉報以惡聲是以紀氏之門無雜賓而慶弔之禮皆廢某藩遣使之日銀適鏞清華於廳事守以寵僕洪成使者至閣者以公子臥病告藩僕乃述主人命令謂雖病必彊起輿以往清華聞至者爲某藩僕喜甚極聲呼救藩僕大言曰汝曹乃敢囚主人罪萬死矣洪成不得已白銀娥促清華出衣冠乘輿往謁見已見鳳娘亦在目光相注雙眸瑩然想見靈犀注射也

某藩少叙寒溫即及鳳娘事清華顰蹙曰姪不幸室有悍婦家庭之鴟鴞也量珠有術而療妒無方雖欲爲似續計置一側室誰能以夙夜之身受其蹂躪也某藩曰鳳娘於子良眷眷背之母乃忍老夫則謂子可以別館居之與彼婦爲尹邢之避面計亦得於是解囊爲鳳謀脫籍謂清華曰曩吾與尊甫厚曾戲言

朋友無嗣。苟能助之納姬。侍俾其宗祀不墜。較其他慈善事爲切實。不意今

乃行其所語。子須知老夫爲死友計。非好爲豪舉。故與他人家事也。

清華方欲辭謝。聞所言絕鄭重。躊躇未決。而鳳娘已拜於筵次。則亦姑從其後。

某藩復召鳳娘姨氏至。暗以重金卒如所願。而五角六張之憾事。乃美滿於當前。

旣而閣席聚謀。慮倉猝乏藏嬌所。分居亦非久計。計銀娥雖悍。而勢利之見至深。苟挾某藩之命。曉之以大義。同居當亦無所害。於是遂定議送之歸果也。銀娥方懼囚夫事爲某藩聞。私自惴惴。覩新姬至。意雖不欲。亦蟄伏不敢動。清華之心乃少慰。

鳳娘慧而解人意。入門後。事夫婦唯謹。捧匜沃盥。事事必躬親。且不敢當夕。遇臧獲輩。尤有禮。久之。門內頌聲大作。咸謂鳳娘賢。鳳娘之謙抑如故。銀娥初脅某藩。勢茹恨不敢言。旣而聞其已去揚。乃少少安枕。以門內頌鳳娘也。相形見

絀慚且怒漸絮絮道瑕疵。一日鳳爲捧漱盂。孟爲哥窯產。磁質絕細。畫筆亦精。數百年舊物也。鳳偶顧壁上時鐘。忽一白雪鴉以足踐銀妝盒。脂膏狼籍。爪下歷歷布案上。如梅花銀怒擊之。以箋獨驚竄從鳳娘顱際躍過。鳳持孟方當胸獨身所過。觸孟墜地。片片碎。鳳娘駭極。遽投地自咎。

銀之積怒本如火山蘊燄。至是乃飛舞而出。就鳳投地時。騰一足踐其腹。揮拳直下。鳳之面目俱負傷已。而婢媼紛集。環跪爲鳳乞哀。銀見衆不己助怒益甚。曰余今日必將狐媚骨搥碎。令汝輩同黨失依賴。

正紛呶間。清華忽忽趨入。以身橫蔽鳳。趣婢媼掖鳳起。不意鳳自入門一度已結珠胎。筆楚所及。胎立隕。猩紅滿地。散作桃花色。鳳雲鬟蓬飛。啼痕界面。悽楚萬狀。銀怒目坐窗。次氣涌如山。仍將尋釁。清華頓足曰。嗟乎悍婦。語至此。銀忽躍起。以爪其面。清華亦報之。以掌絕裾。而出隔窗語之。曰。悍婦汝勿爾。吾將立遣汝大歸。吾不能復畏爾矣。室中人聲方鼎沸。語亦不爲銀娥所聞。衆競

以安樂椅昇鳳出。鳳血液之流溢者過劇。悲痛交集。忽即暈眩。面白與紙同色。銀猶申申謂其狡詐。皚怒不已。

有頃清華偕其妻兄文瀾入室。文瀾故謹飭。不直其妹所爲。聞清華報告。忿息而至。至紀氏已詢得鳳娘半產狀。痛恨無似。入時立迫其妹歸寧。相向無他語。銀居室時。素與嫂不相能。見事機決裂至此。歸將不爲所齒。乃少少萌悔意。清華始猶怒氣蓬勃。覩其可憐狀態。意遂不能無動。垂首不語。文瀾哮呼曰。余促汝歸不歸。他日雖欲歸不得矣。文瀾之語意蓋注射兩方面。不啻明告清華以後。此雖奔告不復與聞也。清華方躊躇所答。銀忽牽衣自陳知悔。文瀾見妹情無他語。遂復出。夫婦乃又如初。然鳳娘竟臥病月餘。不能去床幕。

銀之雌威既屢挫。而怨毒之意愈深。唯鑿於茲事。不復爲强悍狀。琴瑟之間。生機都盡。清華憐鳳受創。多留鳳之寢室。鳳亦不復如前之見拒。銀愈抑抑寡歡。乃與洪成通欵曲。以爲馮子都矣。

久之清華亦微有所聞。以中薑不謹。懼羞鄉里。隱忍不言。挈鳳娘過鎮江。陽爲游覽。金焦寶則爲排悶。計是時。髮捻方。竄天長。六合皆阻兵。以當時新聞事業未擴張。當道又秘密。勿令民間傳說。故清華猶未知其耗。晏然從瓜步趨對江。紅袖青衫。臨流載酒。爲狀至樂。

第四章 聞警

清華携鳳娘旣渡江。翌晨即往登金山之頂。天風浪浪。生於襟袖下。視江中舟楫。直如鳬雁帆檣之影。惟餘白點。隱約於水天一色中。成一絕佳之畫本。清華於袖間出玉笛。曰：卿能爲我歌金山一點大如拳全什乎？余至此覺塵襟全滌。恨不挈家具來。與卿購盈畝地。結廬此間。終吾身以徜徉也。

鳳曰：山水清嘉。正足激發人之志趣。若徒如王子猷戴安道之輩。以烟霞爲痼癖。則滔滔斯世。安用此食焉息焉之廢物。與艸木同腐也。清華蹙然曰：卿言良是。然憂患苦多。人生殆無快意之境。若吾之與汝。今日尙

於此蛩距相依爲一日之樂。安知明日不風波猝起。一失所而各在天涯。又安知吾兩人中保無有猝遭不幸。溢先朝露而離鸞。別鵠頓生哀劇耶。言至此涕忽浪浪下。不知所以致此。鳳覩清華悵觸亦爲愴然。秀奪山綠之蛾眉。猝爲此一朶女貞花預致其哀悼也。

無何烏彩西徂。山色蒼蒼漸生暮景。清華遂偕鳳娘下偕歸逆旅。歸途卽見往來市中者皆露倉皇之色。或有車載物品作移家狀者。清華竊以乍異然驚。問娘之怯未敢詢。諸人實則值此時間雖詢而人亦勿告。懼爲吏所聞。律曰。諸謠之誅也。抵逆旅逆旅之景狀亦與途中等。旅客三五相聚時交耳作秘密談。所談何語蓋不明而知爲軍事矣。

鳳娘素慧敏覩此狀況。疑幕頓啓回矚清華之面。面㿠白無人色。先是鳳亦微聞粵寇狀。至是知事急。乃曳清華入室。小語曰。君必聞外間風鶴聲。奈何不妾